味檗齋文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味蘗齋文集

(三)

趙南星著

味檗齋文集卷三

書簡

與申相公老師

自乙亥奉書迄今未敷一詞於左右誠不敢數以無用小札溷侍者垂答也茲者聞老師入相府星不勝忻躍老師挺命世之才抱伊周之具而襟度夷曠沖謙喜士此古所稱休休有容者矣相於何有然星也不敢專於頌美而不設一言夫天地之化溫溫煦煦氤氳沕穆其被於人神蕤形茹昏而善臥者春之氣也嚴肅晃朗雲斂天高其被於人耳目聰明筋骨强勁者秋之氣也然草木之榮謝殊異人情之悲樂相反者義不若仁威不若恩此其效矣洪範有之高明柔克此之謂也故相天下者雖智超乎一世學掩乎千代必有朴直遲頓之度惻隱愛人之心以之植德則宏以之推賢則公以之敷政則適以之持法則恕斯可以相天下矣邇者朝政精明威嶮四表罔不震惕而風雨乖時民氣不樂衣食鮮少盜賊充斥又犴狴之囚畏刃剸腹獄吏稍不加嚴輒脫而去有司者懼見譴罰往往以棰楚斃之失人和而激天怒此其甚者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不信哉竊意今之天下第復故令除新法公卿百執事存公道誠心而效

之國家斯宴然無爲而四海甯謐社稷益安是伊周不足爲而蕭曹可羞稱也不然恐國家之元氣將自是傷有不勝其可憂者矣夫周公下白屋之士齊桓延九九之術皆爲責任隆大求讜言以自輔也星至愚陋然薄游於外天下理亂之眞乃所親見又出老師門下徒區區以寒暄常言聞之左右豈不恥哉故略陳其鄙陋之愚心惟老師察焉

與艾先生

君錫至汝南稱有使自隴來知老師創已平得中丞侯公尙高義相與深結無所可慮星殊用爲慰蓋君錫以鄒僉憲之請將之大梁過汝南故今在汝南云古稱至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非獨性不可易天地神明必有陰呵護之者探虎穴犯龍頷而不死豈徒有幸哉且生非形貌之謂也貴非茀冕之謂也形貌而已者苦生也茀冕而已者虛貴也如此而稱愉快者是好酒而飲敗酒好肉而啖腐鼠也故王駘之兀左氏之眇常人卽有萬目千足胡可與之爭雄雌有所以君形者也昔者從老師講業滹沱之上未嘗不以古豪傑相期今老師業已無愧天地之間足施後世矣星旣不能抗節直言彰淵源之美復不能伏闕一陳是非效北郭之義豈不恥哉然老師必有以亮我也北風漸勁善自將愛臨楮不勝怳慨

與趙定宇

古有之知而復知是謂重知今世之人無不知足下者假令僕復爲游說之詞稱足下因以求交將爲主

書者所笑。抑知固有淺深。庸衆人之知豪傑。徒以耳。其敬之也以貌。豈惟以貌。又以名位。在顚沛流落之中。則忽之矣。有權姦目指其上。則中傷以投之矣。繇斯以談。蓋未嘗知之敬之也。宇宙濁穢。其中有淸氣之眞也。而離於濁穢。故名爲道。道息則宇宙朽敗矣。故世不絕賢人君子。而庸衆人常多。則其濁穢之本然。無足怪也。故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氣之同也。豈在乎把臂終身哉。雖東夷西夷。若分形。億千萬世若傳。星不佞。不自知其爲庸衆人。而以爲與足下偶同。氣也。方其遠於足下。以爲氣苟同。不必求姓名之通。乃足下之北上。取道天津。而星適在此。望見顏色有日矣。貌不過常人。恐左右者有子羽之失。又口舌甚鈍。不若手之能自達也。敢先以書。謁足下於塗。星鵠立俟足下矣。

與吳復菴

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過聽。不以星爲陋。假塗海上。先三日而惠之以數尺之書。若曰其取之友籍久矣。今且見之。使款門。門者謂有明公書。星疑且駭。啓函讀之。乃歎乃喜不可量。既而乃惕然以省。無何而明公已至。則倒冠以往。輒忘其齒位之卑。與明公剖心而盟。不敢自它。而明公遂結以朱顏。若數十年編席之懽。杯酒深言。夜分乃罷。星於是乃益歎。乃益喜不可量。乃益惕然以省。夫星。趙鄙之野人也。而明公。國家之寶臣也。其相去泰華部婁不適也。而明公乃詘指而交於星。此銅鞮伯華之行。而明公行之。故歎。夫天下固貴明公之言。而明公亦自貴。豈妄許可哉。

且亦何私於星也。意者星結髮組修。無大罪鑿章徹。故喜不可量。夫明公業已許可星矣。脫異日以窮以老。而有不肖之心。爲溝溪孅疵之行。天下之爲禽鹿者非一人也。無甯使人謂我爾。故不肖而害吳公之知人。是倍不肖也。故惕然以省。然則明公之貺星者至厚矣。星何以報恩。惟深自砥厲。無敢自舍。異日者明公爲國春秋。星筵名焉。曰其人與余善。則星之幸大矣。尙冀明公矜其愚。而時督甚之也。

與趙定宇

日者辱明公傾蓋之懽。又贈之以言。異日者。明公成一代之史。不肖庶幾附名而施後世。非所敢望也。然敢不自振。以報知己。貴鄉管君志道。不肯與之無半面之識。然聞其人博學潔行。其所陳治世之法。皆久遠難行。然持論高。今天下無孔子周公。未嘗不言孔子周公也。豈可非哉。而論者目爲狂妄。昔蓋寬饒上書。至欲人主行禪位事。不以貶名。管君言雖迂。視此何如哉。要不失爲奇士。卽其言不用。與希故相之指。而言裁省。言綜核。釀成禍亂。騷動海內者異矣。亦有何罪。而大計黜之。終身禁錮。比之四凶。豈不甚哉。且其黜之也。又以提舉。夫以其官黜者。謂其人爲斯官不才。或老疾不可爲斯官。管君未嘗爲一日提舉。而曰有疾提舉。何以服天下哉。今之人動則曰管生狂夫。卽其言狂。官常未玷。奈何以言黜之。他言者豈皆吳陶伯益耶。不然。則曰考察所斥。不可開復用之端。嗟乎。醉人之罵。非必下愚。猘狗之吠。甯赦君子。以法付之匪人。藉以害善人。而曰是法也。法哉。有劍於此。主人以付之廝養。曰爲我擊盜賊。乃舍盜賊而殺無

罪。曰。此固主人之所付劍也。殺人者不必償。劍則誠主人之劍也。豈欲其殺無罪哉。今所云考察者。何以異此。卽管君之事。世之無罪而見害者多矣。以明公在位。而不爲同鄉之奇士。一明其寃。緩急之徑。何以望他人哉。聞管君自處亢。同鄉多非之者。而惟明公數人知之。故敢以告之明公。幸明公垂意。夫明公無不爲管君計者。不肖越國而侵長者之權。誠過。不肖不識管君。而又非同鄉。乃亦寃之。以此明明公之爲管君計者、至公也。

答于前渚

世之交情有厚者矣。眞爲難。有眞者矣。相與於道誼之中爲難。此無異故。己固不眞也。己固罔得於道誼也。而安能以與人。若門下者其庶幾哉。古之所稱素交者乎。第愧星之不肖。不足以當惠顧耳。夏中之晤得蔵夙好。輒復判去。我心悠悠。可如之何。辱諭知同之矣。門下三年考最。名實粹然奕然。足慰故人。匪敢爲佞也。別幾何時。再辱大況。殊非所宜。使至值曹務方劇。短裁附謝。不能羅縷。

答陳南濱

世之稱御史臺者。必以風霜爲擬。亦用柱後惠文足矣。而門下咨咨念遼人之抚敝。此豈可爲常人道哉。以門下之鴻才鉅抱。而仁心爲質。乘可以風霜之權而雨露之。何草木之不濡也。遼人幸矣。夫遼人者。世所用以假戰功而博富貴者也。其疾首已久。固宜得門下哉。願門下益昭德音。以享神人。使世之人知御

史臺非徒惠文而已。所以慰故人者甚厚。

答錢太府

往者聞青田之事。權姦欲傅致重典。主刑者奉命惟謹。而門下力以爲不可。竟引去。鄙人私竊高之。夫權姦之流毒天下固也。倘爲縉紳者。皆能執義不回。若門下處青田之事。彼亦安能盡取滿朝之人而殺之哉。富貴繫念。頓失人心。頤指氣使。不異負養之於其主。以致權姦之惡益長。而己亦不得復齒於人類。謹厚者亦爲之矣。此鄙人之所以三歎於門下以爲不可及也。久願求交。而翰教先至。輒布區區。

答張還樸

星時從薦紳中。聞門下治行。關中寡二也。而魏仲子懋權使關中來。亟稱入渭南治狀有異。因言與門下月夜城上飲甚懽。此君知人精眇。於舉世罕所許可。其談門下之誼。溢於詞。甘於色。星信其言不以萬人易也。因益知門下非他人比。乃門下安所謬聽。以星爲足數。而湔祓婁及之哉。來諭謂未脫燕趙氣習。豈薄燕趙耶。世之人烟視媚行而誘富貴者衆矣。求一慷慨節俠如燕趙之士。豈可得哉。此星之所願匍匐而拜者也。願與門下共勉之。

與陳心老

星邯鄲之鄙人也。少而學於京師。時從交游中。聞明公抗志節義。挾日月而懷霜雪。有伯夷子魚之風。則

私心慕之。既而明公迕賊臣意引去。星益有知。益得交於學士大夫。與之談世之所謂賢豪長者。至明公無不折心仰服。星雖未見明公。而精神嚮注。口吻歎羨。不知其非舊交也。乃者天去國家之疾。明公起而復典銓衡。而星也得忝末班。接光承旨有日矣。星後生小子。不宜喋喋讕詞。僭自依附。竊聞之古之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星雖不肖。不敢猥自菲薄。輒布區區之愚心。私告於下執事。星無任延佇高馳之至。

答蘇見韋

往者尊駕發自都門。星其時抱犬馬之恙。未能一送顏行之左。罪歉至今。每念老師元髮遺榮。翛然飛遯。此作者之朗識。末世之所希也。星以老師夙昔吹噓。謬塵清秩。所中夜懷懷者。非獨稱塞無術。恐羞知己。方今氛邪久盛。暫息復揚。人懷險志。伺間而發。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星既無匡時之能。亦無合汙之性。而竊祿仰事。不能拂衣。心甚愧之。乃知昔人陸沈金馬之云。直强顏耳。辱教輒布腹心。不敢作寒暄語。風塵願言自愛。

答周山泉

星不肖。實有天幸。所從游多賢豪長者。而江以西斌斌焉。若張洪陽、徐孺東、傅愼所諸公。星皆得締莫逆之交。以是聞明德高誼甚悉。比叨筵銓司。則門下舊游地。寮寀共推門下若古人。星益與執鞭之思矣。辱念同署之誼。遠惠德音。相勉於耆力扶世。自非流俗作寒暄套語相謾諛者比。星幸甚感甚。願與門下定

神交自今日始惟時賜教言

答茹歷山

天津之會密坐深浮共談底裏宵分乃罷大快哉百年之中此懽得幾殊不可忘遠辱翰教忽若面語弟之疏拙門下所知謬處非望相知大都謬許耳門下愛我哉獨教我善自處嫌忌之地也弟不佞孅疵闒茸之行萬不敢爲第狹中無術略懼不免於素餐之譏惟門下時惠德音星不勝惓惓

答王嶰竹

往者星從門下游長安也長安之中車震空塵覆雲而門下知有星以爲人而物色之邂逅之間視以肝膽無何而門下之天雄矣星亦移病里中猶幸密邇台座動定易聞也惟門下以公輔之具屈於一路洽平立輳有效矣星曷能一詞之設獨趙魏之間累年不登民無赤米而有司罕良非昏則墨殊厲門下之慮耳略陳愚心惟照察不盡

答李雍野

通籍之始獲覿玉顏解攜至今姓名不至於主書者積有年矣而翰教遠墜出意望之所不至非獨翁丈年誼之隆乃若有取於弟者以翁丈之鴻猷神識弟之散材宜過而不顧何乃彌久而不忘也茲豈特顧問之常乎雖欲無感激弗可得已歲之不易所至而然匪惟翁丈所莅天之爲災人欲救之爲力幾何乃

人復爲災民命奈何不蹶他處吾不知矣趙魏之間貪吏接踵上官毫不之知蓋上下相蒙久矣數累而至直指大夫求之耳目勢難可得當是時天卽日雨金亦歸吏囊民不得有也可不悲哉故爲今之計盡去人災然後可罪歲耳世道日頹士習民風極僞恐他處亦若趙魏乎因翁丈憫然念民之敝感德之深不敢以他人竿牘爲比輒吐其喟憑之患

答呂渭陽

邑事就緒士民相安幸甚幸甚南中之人好興口事自昔而然以門下厚德一切本之眞心行之以詳審出之以和平而又明白簡易令吾之心事如揭日月兒童婦女皆可共見彼雖欲妄鳴固弗得已鳳洲王公賢豪長者必不欺人然鄉邦之事端言之則必有不便於人者將並受謗規磨之說又問者之所不欲得也叩之宜密而邇之宜疏在門下自有定見也何如

答胡雅齋公

星自弱冠學於京師則業辱明公之知忘其卑賤磬折而下之釋褐之後隨牒將之汝南復承寵餞星之樸遬不知何緣得此於明公可勝感激一別之後竟無隻字起居惟魯之人生於棬樞草野無文如此非能若昔賢之無書政府也不者白屋之士而自它周公曾不知尊貴掩於道德豈人也哉茲者明公再入而秉國計而星方以先慈之憂煢煢廬居深惟罪戾不可爲人而明公篤念舊誼奠唁遠及星誠愧悚無

地。謹對使者北嚮叩謝。仰惟垂照。星無任悲慕跼蹐之至。

答李于田

久不得足下問。以爲試士無暇耳。詎知有年祖母之變耶。煢疚之人。素交之誼。何堪承此。足下至性。又何以堪也。雖然。年祖母懷芬蹈烈。名甄於熙朝。而慶流於來裔。春秋既高。乘化而往。復何恨哉。足下以星爲有文。命之立傳。夫星也。非有文者也。非獨不能文也。平生意不在文。今更意不在文也已矣。何則。文者、但喜也。長主於佞人求媚。觀文人之所讚述。卽賢人塞朝野。而英靈滿幽塗矣。鬚眉既具。奈何如此。星是以恥而不爲也。矧自先慈之變。遂成病夫。萬念俱落。飲水啜菽。皆爲贅事。何文之能爲。雖然。年祖母之節。昭若日月。可以讚述而無愧。星生同時。居同地。知之既審。而不表於來世。是星之罪也。豈特與足下親交通家子之私感而已。又安得以病懶不文爲解。

與張還樸

不孝之神交於門下久矣。所未接者形耳。然繫心左右。時司動定。凡門下口事之繇。及其主名。一一知之。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自古而然矣。何足怪哉。既而得門下侍養疏。則又深以爲慰。小人之螫君子。不過欲其憤惋熱中。而傍觀爲快耳。不知君子者。神有所止。不爲物移。窮通險易。皆有不可勝爲之事。何暇他求。而又何者爲樂境。何者可熱中也。夫是以小人之計窮。豈惟小人。卽造化之計亦窮矣。夫是之謂豪傑。非

門下孰能與於此。此不孝之所以形留而神注者也。煢煢在疚。他人不暇聞問。不能併忘門下。謹遣一介奉候。幸賜誨言。

與王四槐

往者曾具少字。託義州衞李經歷奉候。無何而門下被誣。未得達也。遼東之事。天下舉知之。廟堂知之。天地神明知之。大都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肯爲。今之人行萬不義。殺萬不辜。而得一官。無不爭爲之。而門下能爲所不爲。此自足無愧。彼弃天理。賊善良。以博片時之富貴。貽無窮之惡聲。是非明甚。計門下思及於此。必掀髯長笑也。鴟鴞之志。不越腐鼠。焉知豪傑之所爲哉。煢疚之中。遣使甚難。適吳相士來。云將之左右。輒藉以爲晨風。不孝愁病之態。相士能道之也。

答周元孚

少愚兄以兄五月廿四日書至。渠既行。而薛丞所寄書帛亦至。知兄念我。非言所悉。弟之憂苦。難可忍言。聊以重生之心。發大忍心。强顏禽食。復齒於人。今且竟禫矣。膻中氣損。言語無力。鬚髮漸多白者。卽貪人至此。名利之心。當亦日減。而署中有循例避去者。以家君之命。踐霜北上。有期矣。人生生死進退。無一不難。乃知昔人無入不得之云。蓋亦較之愁苦無聊。仰藥沈水者。差有間耳。自非病狂。安能處傷心而不動也。弟幼處順境。乍離慈母。不知所爲。兄數罹骨肉之變。乃嫂復中捐。何以自遣。談空說幻。何足以解。惟無

可奈何之語。鄙而甚眞。情不可禁。一哭而絕耶。則亦無恨。一哭而不絕耶。則一哭足以盡心矣。何必再也。至兄爲悼亡諸篇。不知何以屬思置筆。猶庶幾乎哀而不傷之意。弟遂情興都盡。可憐也。少愚落第南還。不能過我。自柏鄉使人索答書。悤悤作此。管登之答書。遂不暇作。當覓便再致耳。孫文融動定。曾聞之馬廬州。如兄所云。

答饒北宗

星至愚無所知。獨能自知。椎鈍近質。蓬脃近通。其實非也。以是古道時局。皆無所合。何足以用於世。馳不朽之塗。然一念顓愚之誠。願交於世之賢豪長者。世之賢豪長者。亦往往信之。癸未司倉天津。遇張洪陽太史。問以所知名士。至門下。曰此大受之器也。星聞而心藏之。猶記其時八月既望也。無何而星叨改銓司之筵。得望見芝宇爲快。沈於冗劇。未能詣前請益。無何而門下有順德之命矣。星其時不知門下之有意於星也。今乃知門下之有意於星。第以其濫於貴游。而時懶慢自遂。若世之多其腐鼠者。此差可念。然不能使世之賢豪長者。忘其濫於貴游。則積誠之未至。而聲氣之不足以相召也。重自愧矣。往者先慈之變。門下儼然弔之。於此見門下信天符。而形迹有所不事。略於小禮。而緩急不忘。星雖不肖。平生與人交正如此。非敢以造膝咕囁爲親密也。門下高名久次。不日且入而司直天門矣。道微人窮。時事可畏。所賴於門下者甚重。星之不肖。願門下納之同氣之中。引其所不逮。而撤其繆戾。以不忝爲人。所賴於門下者

亦甚重惟門下念之。

答許南台

僕世之大惡也。獨自知甚審。所自掎摭無所擇。與他人無二。疎節若大。淺中若直。觸事奮信若俠。習流說而不醇若通。譬之濫竽。不可一一而聽也。乃足下亶就其似。未察其實。而推許之過。知足下非欺人者。天津之會。僕方病寒。接足下數語輒散。然固不在久。僕知足下有用世大略矣。士不虛附。名不虛立。作吏者得一曉事人最難。故所在涇雜臭穢。不可忍視。足下甫下車。即爲掃滌。此自人情。何得云卞急乎。豈袪服入牛場中。乃爲長厚也。僕不自揣。夙有遠志。而才不足以副之。又發言往往無當。敢不拜足下之明規。

一 答熙亭老師

賊臣燎天之勢。一旦爲二豎所殺。五內俱腐。化爲黑水。諸子實有陰恨。淫酒不哭。本蹶將及于宗。老師起自胥靡。爲大光祿。而星以得師。雖材術錄錄。能以苛節自固。亦爲主爵所知。拔置高選。謂天無知。則吾不敢信。乃老師方舟巫峽。竟以觸石。喪厥壤子。而往者賊臣之棺。度寶應湖。颶風搖山。魚龍播揚。千艘俱沈。積屍成梁。而彼人之舟。獨得無恙。諸猖俱在。無一死者。謂天有知。則吾又不敢信。摠之天實夢夢。無與人事。君子盡其在我。亦何與天事哉。太夫人既以忉怛不欲北上。自宜扶歸里中。不敢勸駕。往者老師在戍。星貽書以爲不宜念家。今亦宜忘死子。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此非無情。乃有情之極也。虛己游世。以期大

受。星不敏。敢不勉旃。以副厚望。形遠神邇。臨風如見。餘生尙富。瞻覿有期。

答陳光宇侍御

星巖栖時。聞有談台臺洛川之政者。視邑允若厥家。利靡伏而不興。害靡纖而不滌。所劈畫皆百世之計。星甚怡懌歎服。卽台臺所以宰天下。可見於斯矣。以修能貫之赤心。其造福於生民。所謂運之掌上者也。漕輓係國計民生甚重。得台臺繡斧臨之。所裨益豈微哉。枉翰教以獲見情愫爲幸。敬此奉復。

答周衞陽巡撫

河南爲國家重地。天數降災。民生墊隘。誠如來諭。夫惟重地也者。民生墊隘也者。廟堂乃以門下撫之。而門下惻然深念。求所以造福於民者。問及鄙人星。鄙人星何足以副至意。禹稷視民饑溺。繇己。非徒以責任之所在也。彼其視民之疾苦。眞有惻然於心者。若徒以爲吾責則然。則必有不盡其心者矣。非門下大仁人。其孰望焉。

答周山泉巡撫

古所貴師友之益者。非能改骨易腸。化跖蹻爲由夷也。惟是羞惡之心。愚人亦有。雙麋之恥。以見子都。夫旣慕賢豪之概而入之。往來稱交與矣。一旦而毀節捐行。競於利欲。卽不見顯絕。能無愧乎。繇斯繹之。苟能反己內視。周孔皆如親炙。顏閔何異同游。而況並世聞聲者哉。門下所云神交不必接席。誠然哉。第星

之不肖乃數爲大君子所不鄙。以引善端而杜邪徑。不謂之夙緣天幸。不可也。星也卽欲自弃。固不敢矣。門下問俗八閩。必能立致熙樂。世運所至。稱心實難。惟自盡此心。獨知無愧。古聖賢當亦不過如此耳。肅此爲復。

答何中寰侍御

星慕左右之誼久矣。乃者台臺繡斧之趙魏間。星因以賓萌之誼。得伏謁於門下。仰見大度誠心。居然仁人君子也。則重爲趙魏之民慶幸。承教知已受代。及惠條約讀之。至惡貪賊之吏。誓不與共理。所至延問父老民之疾苦。令得盡言。善哉乎約也。星不佞。僭嘗謂今天下之敝也。以當事者無知人安民之志也。吏治以僞相豪。司舉刺者第監司之言是據耳。若曰有疏上而不報可者乎。何論虛實。知人實難。稍稍省見羣吏。上下其議論而物色之。猶或熒焉。以爲是褻威重。何能立樹下與野老語乎。蓋世之談惠文之職者。皆以秋霜爲比。此夫詞人所以謬譽摯詔者也。不云代人主巡守乎。古之人主。省耕斂於田間。至以九重親行之。此古之民所以幸爲之民者也。斯道也久微矣。而台臺毅然行之。詎非趙魏之幸哉。星也妄有憂世之志。而睹大君子力行古道。不覺喋喋於長者之前。臨筆不勝仰慕之至。

答張仁軒

高鳳老伻來。枉沐翰教。悵然者久之。鄙人爲台臺之累。餘二年而未已也。己丑之事。台臺苦心。縉紳舉知

之祠部甯不知耶。且叅祠部者。鍾龍老也。而必攻台臺。何哉。同鄉卽相爲。不顧是非。黃縣長山何如。總之世人皆如此。可爲一笑。鄙人叨補署中。自惟黔淺病劣。當此夷之初。且台臺且有遐心。鄙人何敢不自量而冒進乎。業上書堂翁。求避賢路。惟台臺相見。明其不欺而贊成之。至望。

答鄭崑巖

鄙人星。聞明台之高誼鴻術久矣。退逐靡常。未能通姓名於主書。屬者明台起家井陘。星自以得在賓萌中。結顏有日矣。乃台車不果來。大君子所至。造如天之福。固未易得也。星之儔昧。不謂明台過聽而取之。猥被芳訊。勖以推賢之美。進以千秋之業。星主臣。星不足以當之。乃明德深愛。出於尋常顧問之表。星敢不著力殫心。以道皋琅之譏。咫尺眞氣。以北上期迫。賓昏廬至。不獲順下風請益。幸附神交。惟明台時有以督惎之。俾得奉以從事。庶幾有寸補於本朝。皆榮施也。

答沈繼山

往者宵人成林。如虎入邑。飛噬善良。乃實有尸之者。佯癡謬重。欲去則固留之。既留則辱之。使人展轉無策。投足無所。鄙人實竊痛之。若曰彼夫矯矯昂昂者。尙爾闒厄坐困。何有於我。是以喟焉瞽言。如飲中罵坐。意在逃酒。豈足爲明公重哉。是非既明。議者乃以鄙人在恒庶中。猶有人理。至與明公後先家拜。鄙人甚愧。蓋三月而後就道。念之熟矣。一言受賞。有子所羞。今天下人以己量物。不容人行一正事。出一正言。

皆歸於爲富貴。遂使古所稱段干魯連。皆無是子虛之倫。可歎也哉。然念國恩未報。功名未立。用之則行。無害於職競弗羅之義。以是不能老於枯草。第今之君子。亦有可羞者。一言偶當。遂持爲取大位之左劵。拱默待遷。直登九列。彼吳中丞特揣宦者耳。明公所欲鄙人加勉者。意在茲乎。鄙人無左劵可持也。然曷敢猥自菲薄。所爲效干旄之忠於左右者。亦不外此。

與楊止菴

星不肖。竊不自棄。願執鞭於海內有道之士。以爲師資。消其頑鄙。冀以不忝爲人。則江以西尤多君子焉。星稍得望見之矣。惟門下與鄧太史劉孝廉諸公尙未果願承教。知亦有取於不肖也。愧甚幸甚。門下抱孔孟之道。而用之不行。遺榮適志。以爲高潔。此稱貞於汚俗者耳。非洙泗之正法也。區區之心。已盡於覆疏數語。惟門下强爲吾道蒼生一出。卽不肖良覿有期。臨風不勝馳慕。

與聶侍御

星不肖。竊慕下風之行夙矣。不謂明公亦過聽而取之也。幸甚幸甚。比來國勢甚危。非復隱憂。皇上深居不朝。堂陛暌隔。鄒南皋諸丈。屢推不允。未必繇於上意。殊可痛恨。讀大疏。深得根本之慮。諸所升薦。皆一時之雋。不勝歎服敬謝不鄙。

與張還樸

鄙人辱門下道誼之雅。竿牘之疏數。自可無論。以蚤爲嫌。似猶在形骸之內也。方今內憂外患。竝時而作。國勢危於累碁。凡百有位。絕無祇懼之意。懷私相競。恣意哇言。良可歎息。倭據朝鮮。必將內奚。乃石司馬征倭之言。甫脫於口。而姍笑羣起。以爲大愚。今大疏又不下。時事至此。智者束手。尙欲見太平之期耶。鄙人無至謀奇計。而輕出山。不勝內愧。幸門下有以振之。懇懇。

與侯亮宇

日者足下入計。未遂良覿。私心馳切。然相知固不在此。人之性情。自不可强。僕平生亦甚簡懶。遂就簡懶而求道。居官責大指。棄苛細。一切人事。惟求日損。更覺得力。足下似以不耐事爲苦。似不必然也。僕再入署中。不敢不自努力。以求無玷知己。第時事已壞。人心益非。恨菲薄不能匡救耳。

答蔡聞吾

星聞門下。倜儻非常人也久矣。西夏之變。當事者特起門下山中。言者尙以宿昔浮議。齮齕之。蓋人情之難諭如此。星也亦傍人脣吻。不敢頌言。辱教重自愧矣。夫大丈夫忘七尺之軀。以爲國家。而不免於口語。甯能不恨。然爲國家不難忘七尺之軀也。而何有於口語。惟門下努力。世人毀譽若哇耳。故曰孰惡孰美。成者居首。不成者居尾。此門下居首之時也。

答朱虞封

星不佞。願求交於大君子久矣。自顧薄劣。不足以當之。詎謂門下過聽。引置神交之中。星幸甚幸甚。當今之人。以受爵不讓爲常。以讓爲贅。至相詬病。乃門下之賢。與南皋丈一也。而避位升薦。惟恐不獲。表微示俗。豈可望於時流哉。星誠仰歎無已。伏惟門下察慕義之愚心。時賜督教。

答張傅野

明台之篤賢好士。則尤於鄙人見之。鄙人生趙下邑。椎魯不文。行能最陋。明台獨折節而交。結以朱顏。戊子之冬。惓惓欲其出山。己丑之夏。一病幾殆。數勞玉趾而存之。人生有心。誰能不懷。當今值陽九之厄。民生墊隘。蠻夷內猾。安攘之任。督撫爲急。明台忠猷偉略。焜燿海宇。八閩實有天幸。鄙人將爲他山之石。仰副虛問。而未得其間。非敢諾諾而已也。鄙人以夙昔一顧之重。再塵清序。不知何以報國。此明台所已效。能無出緒餘督惎之乎。翹首南雲。不勝馳慕。

答高雲從

足下所言。正僕之意也。僕嘗以仕進之道。孟子盡之矣。同室之鬬。纓冠救之。原無分於長少。官守言責。不得自盡。則去。家貧親老。則抱關擊柝而已。未聞以交戟爲抱關。鳴玉爲擊柝也。位卑言高。正言祿仕者耳。官守言責。蓋言人臣之職。有此二者。非分爲二也。是時未有臺諫。安得分別。然後代亦原無分別。但恐人不肯言。故設不得不言之官。非言官之外。便不得言也。近年執政。內有不足。慮臺諫之言。既已愼取而嚴

防之。又恐出於所防之外。故禁諸司之言。乃臺諫亦慮人之言及己也。故借官守言責之說。以爲口實。不知省中之巡視。臺中之巡按。無亦侵人之官守乎。若再加分別。則吏科止宜言吏治。浙江道不得更言他省之事矣。僕觀近日一二有識者。此處亦未明了。南省陳君之言是也。足下亦復以言爲非分耶。留中不宜宣洩甚是。救同室之鬬。未聞以爲名也。

答馮元靖

今之令長。古之小國諸侯。無事而教養。有事而戰守。非異人任。何謂迂也。今倭船壓海。朝鮮告急。非無事矣。繕城積粟。誠爲要務。仍宜糾集壯丁。教之以射。許忠節樂陵之功。非足下孰望焉。縉紳大夫。平居皆以才自許。一遇緩急。罕有足賴者。誠如足下所云。僕因念謝安石出東山。遂奏淝水之捷。繇今言之。便是許大事。使人歎恨。

答李克菴

鄙人行能最陋。獨以奉教於父師。是非之心。不敢自昧。向者狂瞽冒言。所稱引門下。則其心之所最不平者也。事有益於國家。即所當爲。人有合於道義。即所當與。本無可避之嫌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傅商盤

曩者次小兒生辱足下雅念。缺然久不報。茲復遠沐損書。具見道義之情無已。每念足下英妙寡二。而德

讓自將此夫天奉之者也翰林固公輔之區而公輔之罕良亦繇之白首章句非仕非學於世務不獲通涉竟不能深垂頭塞耳作婦女之簡押謂之相體而德業壞以文章爲職業朝種夕穫不暇研思極覽屑湊粉飾人人如一手而文章壞二者非豪傑鮮克自拔惟足下努力拜惠之侈非足下所宜敬謝不恭恕恕

答成益齋

四郊多壘國步艱難非賢人養病之日第人情險惡議論涇雜即孔孟亦當束手志在效忠而勢不得遂有去而已鄙人之於門下未嘗不仰而吁欷也鴻冥有日龍合難期臨書耿耿

答葉龍潭

當今賢人君子濟濟在列然求其質兼文武足拯時艱者良亦甚乏若門下則誠其人矣鄙人聞高名之日久屬西夏之變門下毅然請行鄙人固知大醜之立獲也今捷音果至矣快哉門下之有功於國家有造於生民大矣昨門下力救魏公此千古之高誼而逖聽之士所以歸心也今雖未能得然能救魏公者必在門下鄙人曾識魏公誠賢人君子也輒因枉訊及之實大左右之義不盡

答蔡聞吾

門下躍馬西征克獲大醜凡在行間者皆交口爭功若羣兒之於搏黍也乃門下遂躍馬東歸計無返顧

豈不超然塵埃之表哉。僕嘗歎古稱燕趙多奇士。今何寥寥也。則門下足當之矣。遠沐大惠。不宜自它。第僕食祿於朝。門下歸里。不能助酒錢。而復重之損乎。惟門下亮之不盡。

答彭念吾

承賜問。不敢以未覿有隱。第四品以上者。入仕已久。公論自明。當今士風。漸失厚道。不患搜抉之有遺。而患伺察之太過。今惟處其得罪公論者。不必深求。閒有一二人未被彈射。然國言嘖嘖。昨聶惕吾丈來。悉知之矣。可以無俟鄙人之言也。

答陳心穀太宰

風紀重。計典又重。自宜得明公。乃星猶悵然於明公之行。去其楚而可。固大不易。星不肖。辱命之交。儆不足以承。夫當塗戴翼。將戢平治海內。若淸身平氣。謂之老成。位日益高。而名亦不卑。史家載之矣。則古聖賢之勞何耶。故少年末位。患峭激而躁擾。老成上爵。患拱默而逍遙。國恩重。吾人之身又重。此伊尹所以任天下也。惟明公思太上之道。無與時俗之君子同。不揆狂言。伏楮悚息。

答郭希宇

星也髮日宣矣。學無所成。惟大君子不鄙夷而左右之。用以自慶。而益其組修之志。則門下之榮施也。三楚之人。實爲天所閔。得門下與李公相繼撫之。斯瘼有命。承教以紀綱倒置。體統陵夷。豈以秦開府被、

於屬吏耶。往李公亦每云云。弟不然之。夫人之品多矣。可以爲人。未必可以爲人上。而況不可爲人者乎。必其汚穢縱肆。而下不敢動。然後爲紀綱體統。則是智伯必不亡。鄭子陽必不滅也。此理之所不可幾也。故正人爲人上。紀綱不期正而自正矣。一有忿疾之心。而欲以法持之。亂之道也。恃愛狂言。不知高明謂何。

答劉健菴

往自孔源丈。得四月二日書。具悉惓惓憂時之意。今西事幸平。倭奴亦勢漸挫。天若佑我國家者。乃東宮久不得立。邇元臣失晝。舉朝爭之不能拔。危機潛伏。憂在蕭牆。不知當作何狀。門下忠孝性。植廬居中。所得益深。必有至謀奇計。可以奠安社稷者。從吉已久。未宜息偃清林。違朝野之望。前書未答。正欲及今勸駕。伏惟蚤發。臨風無任馳仰。

答傅湯銘太史

日者辱足下枉道餘八百里。而顧之棬樞之中。非獨感足下存舊之厚。因得以聆瓏璁之音。知別後勝進甚多。重以爲慰。僕今年四十有五矣。無論於聖賢之域無所窺。卽變化氣質。有志未能。値茲初度。徒深愧赧。乃足下良書獎飾。又勤大惠。其何德以堪之。使還。肅此布謝。

答高鳳翥兵部

曩者聞翁丈卷離大恤隨諸君子一致漬酒之忱其時不暇抒腹心也星德術俱下睹時事之不易故有藏拙之意而智慚見幾爲主爵者所愚舍林泉之適投夸毗之藪不量其蓬脆而欲驅虎狼鞭魑魅竟遭反噬倉皇遁歸使松蘿釀嘲雲石驚喜夫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三折肱而爲良醫星之有今日未必非福也人生從道義中得意精銷時往即成茫昧況夫決性命而快恩仇當其得意之日良心忽萌泚然汗下夢寐之間鬼或唾之而徒矯首抗顏佯爲得意吾必謂之失意矣此語獨可爲翁丈道也

答陳穉登大學

鄙人向以尊大夫獎飾之過辱承甫收之友籍神交十數年日望其來游燕趙間一睹面貌爲快然山川悠阻以爲萬一來耳乃竟來住我東郭菜園中酣暢十數日豈偶也哉可不謂綦奇乎一握手即談汝南事不勝今昔之感則又幸有元方也王先生尚能酒第不肯多飲人之情興固隨年減損鄙人亦非復汝南時矣顧叔時亦返初服足下客中送之懷抱可知承甫興盡不肯住鄙人病目不能作書念不可無足下書悤悤占授未申之意及玄子恒叔等者尚容顯送見時爲道之

答李雍野督學

弟辱台臺腹心之雅去國時勞玉趾出餞逐臣增氣第以罪廢遠迹不敢以隻字馳謝家君來自都門云台臺見枉比懷刺伏謁則尊駕行縣矣迄用跼蹐乃翰況復至益令悚感無地耳家君塵緣未斷垂老折

腰。近日乃始懊悔。秋風毀暑。即竭來山中矣。弟此願既遂。便成通仙。世事非所知也。

答李夢池開府

星所賢於今之薦紳士大夫。則門下其弁冕也。乃門下亦過信而以爲臭味。先之書問。又檄有司致禮於其閭。星誠不敢猥自薄。從李霖寰丈有所請於左右。輒倏然相信。星幸甚幸甚。無何而畿輔得大賢爲開府。星也一旦在子民之中。濡仁染義。以逌然徜徉於雲煙林薄間。豈不夷哉。山渚之分。不敢先通姓名。枉沐蔵事。先是萬光祿來。已道惓惓矣。仰戴高雅。曷可勝言。

答汪練溪

常誠所所寄翰況至矣。山中乏便羽。未能緘書致謝。而使者遠來。知前此屢辱芳訊。皆未得達。則益感足下之念我深也。足下篤古尚行。超於風氣習俗之表。僕每以得交爲幸。石首得足下。士民之福也。兢兢名教。毀譽用舍。付之度外。足下所云至矣。僕無可副淸問者。僕平生所學。惟在充惻隱之心。此心不從外得。四肢百骸。合而爲一身。尊卑長幼。合而爲一家。積而爲國。又積而爲天下。皆天地一氣所生成。本爲一體。故禹稷急於救民。誠與自救無別耳。今之士大夫。視斯民漠然不相關者甚衆。願足下以天下爲己任。自石首始。僕伏俟嘉譽而已。臨筆不勝惓惓。

答黃僉憲 名廷寶

向者邂逅敝郡。得承教言。平生所見人。議論之合。鮮有若門下者。至乃芳猷亮節。則聞之久矣。星德既不能素孚。誠復不能諭意。而驟爲任怨之事。自入手時。固知世之不容也。獨以國恩難負。良心難滅。無可奈何耳。奚足當門下之奬藉也。士君子居官處家。皆有不可勝爲之事。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星敢不薄努。求以不羞同志。遠辱大教。感激殊深。兼拜德惠。何敢自它。敬此附謝不盡。

又

內察之典。六年一舉。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皆於此時。以言者之意。就當俎者之意。如詩之斷章。各取所求。無所不有。蓋所指摘之人甚衆。而刻意好修。違俗執法者。尤所必攻。無論清議難容。奈天譴何。鄙人非能爲善也。但畏天道而愛子孫耳。承諭云云者。似有之。今乃知其所自也。再奉見教諸稿。足仞不鄙。謹謝。

答段二室 名猷顯

僕趙之樸鄙人也。於術道無所有。向以隨牒名邦。邂逅高賢。不謂輒見過愛而謬推之。僕不敢當。聚首長安。得聆音指。知門下之於爲善。決定不易。天下恒不乏才。惟爲善者少。故亂日多。夫善以仁爲本。仁也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命也。在位而不仁。民命蹶矣。非高賢孰望焉。感雅意無已。僕不敢自它。僕於用世已矣。念我同胞。憔悴傷心。每爲二三知己言之。非今日也。然外此無以爲言。

答謝侍東

昨睹邸報。徵書不及足下。僕罪廢人也。不敢爲憤世語。人之知我。不若我之自知。立身當官。誠違古賢之軌。失士民之心。而枉車詭遇。都華膴列。達屨是敦。洽顯於陳也。若乃懷霜雪之志。揭日月而行。不能脂韋逢合。則居卑投閒。固其所也。故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知審也。以足下之達觀。諒無芥蔕於中。且來諭華貫要津。得之未必爲福。可謂照幾之神識矣。僕之言則餘食也哉。夫亦聊抒悃款耳。安肅已內轉。足下亦可束裝矣。握手未期。良食自愛。

與李漸老

星不佞。謬爲台臺所知。一切狂言愚計。往往有當於左右者。癸巳之役。實以台臺之知。倏然出山而佐下風。竟以素望不孚。得罪淸朝。累台臺知人之明。羣然以爲匪比。無何台臺亦歸矣。東岡之園。枉沐達屨。蓋台臺之於不肖。惓惓如此。二載林栖。心迹俱淡。視馬蹄間事。忽如昔夢。獨知己之感。未能都忘耳。世運推斥。聖哲所不能謀。人生適志。造物所不能困。卽星之顓顓者。頗有以自樂。矧台臺勛勸已竭於本朝。明德已亨於天下。一龍一蛇。安所不可。蒲輪之祝。豈足爲台臺道哉。

答馮元靖

僕嘗以鳥飛準繩之說。進於左右。而自爲之。有未盡合者。竟負明時。貽諸賢之累。何敢怨天尤人。所幸家君天性高明。稍能自寬。祖母八十有二。僕爲長孫。含飴之愛最深。喜僕歸家。不知有升沈事也。娛親之暇。

讀書窮理。眞無所憾。惟是狗馬之年日往。道德勳業。毫未有得。辱足下以賤辰爲念。適重之愧耳。使還。肅此奉謝。

答朱寄和

星迂疎木强。原非用世之人。自知不審。冒焉輕進。竟致放逐。平生以魯連差解事。今愧之遠矣。何玄悟之有。亦何品之有。第還者初服。返者舊鄉。讀者我書。飲者山酒。弃倘來而得固有。樂亦在其中矣。台臺勳名懋著。廟堂正切倚毗。恐求歸之願未便得。果異日遂赤松之游。則弟請從之。辱況太侈。匪他人之貽。敢不拜嘉。

答李夢池

星聞門下。古君子也久矣。自愧庸菲。不足以求交於左右。而聞門下亦以星爲人。非所敢望。辱翰教。不勝慶幸。星少而慕俠。適來稍慕聖賢之學。大易數學也。吉凶悔吝。皆有以致之。是天人參焉者也。故孔子不敢怨尤。而況其下焉者乎。星誠不足以諭意。術不足以周時。得罪宜矣。第得以違署。免於負乘之羞。杜門修省。變化氣質。以求不負門下神交之雅。顯晦固無二道也。惟門下教之。亦不敢以顯晦自它。

答王懋欽

弟昔未嘗事。淺中狹量。業已爲人所窺。一旦出而謬司黜陟。人情危懼之甚。而又信心抗行。不恤衆怒。誠

意未孚。客氣尙在。得罪宜矣。兄之所云。皆當事情。其中尙猶有說。未易縷悉。然弟也塞兌不談矣。獨成所兄之事。甚不自得。揭帖頗亦聞之。或以爲有借名者。弟以皆宜有之。不復問也。客歲補官。弟原不欲往。而當道者云欲以司計。自念糜祿有年。値難事而避之。倘不能終身隱。則爲天下觀笑。是以强起報國。不知事之難一至此也。總之弟淺激迂疎。必非用世之人。今乃自知審矣。道之眞以爲身。非弟所及。早眠晏起。卽生天之福也。題名碑。容竭其不敏。

答王恒叔

山居時。不知門下之未至河南也。尺書再往。想已浮沈汴水矣。遠勤翰札。兼惠瑤編。恍見偉人。弟簡懶多病。易於倦游。平生不能說人爲官。然聖王設官。思得賢者。得賢之謂得人。本非人也。而乘軒服冕。是之謂妖。妖物滿朝。國有不凶者乎。是以賢者不可不在朝也。想太翁之意。亦必不欲門下懷寶深藏。惟門下強起。以爲吾道蒼生。弟風塵契闊。門下之才。百倍於弟。夷與淸林白石間。萬不能甘也。惟命舍人假裝。勿復遲疑。

答劉直州

承教。捨靜逐喧。以爲抑性。性固有不同。喧靜亦難强齊。然天不能夜而不晝。人心一有夢想。便涉於喧。夢想未斷。閉門兀坐。不可謂靖。司馬子微有言。處喧不亂。但不可故來就喧耳。僕見今之講學者。至宋人卽

物窮理之說。判以爲非。欲一切求之於心。嗟乎。我物也。道既有名。亦物也。而欲舍物以言道。謬矣。總之只是胸中有障。是以知其一。不知其二。故良知者。陽明之障也。況其區區者乎。無障則覺而實無所覺。一切分別想。無處安立。我與衆生本自平等。亦不勞一念與之平等。身心本自饒益。亦不勞求其饒益。此近戲論。故是非戲論法。不知足下以爲何如。甯夏蕩平。想足下已見報矣。

答劉孔源

老長官躬戴翼之才。而以直道誠心行之。弟所敬服。矧於同舍中辱愛最厚。年例事。選君倉卒間輒與十洲丈言之。四司遂無不知者。旋卽悔之。業無及矣。弟信心孤往。凡事未嘗謀之選君。卽選司之事可知也。大抵當今處世甚難。別有機軸。來諭見之甚眞矣。更何言哉。鄙意惟當付之夢幻。而盡其在我。庶幾所學日進。而心體浩然無涯也。弟邇來頗覺挫抑困苦。莫非至教。敢以質之大雅。

答王鍾嵩

南北各天。數枉記存。何殷殷也。足下高才雄文。少流美譽。筮仕之始。得刁悍之邑。榮問蜚暢。足繼東阿之績。豈不丕哉。日月邁邁。忽遂三年。足下不慮不尊通也。有名之士。官高年長。往往變其初指。其爲吾輩之戒厚矣。僕徒守硜硜之節。而涵養功疎。客氣未化。竟負淸時。昔孔子不敢尤人。非徒置之不較。蓋道甚難盡。愈自反則愈有益。是以能止達也。僕放逐以來。頗能精進。此可爲知己道耳。

答馬擴菴

向讀大疏。直陳理亂安危之數。非他人爭一事論一人者比。私竊歎羨。世有深慮知化若此者乎。既而聞門下家居。捽茹不厭。色澤甚洽。則益知門下有道之士也。願得伏膺請教久矣。而愧人微不足以交於下執事。不謂門下亦有取於星也。星既錄錄。無分可稱。而又謬當大計事。身爲怨府。卽所黜不無一二之當。而德不足以服之。竟以取敗。固其宜矣。然由此反躬自修。庶幾稍有所得。以無貽知己誤聽之悔。孟子曰。吾何爲不豫哉。願門下時有以督教之。北上從陸行。則敝邑在柏鄉趙郡之間。請下榻以俟。然未敢期也。

答劉直指

得三月書。尙未知僕之違署也。足下政成比及。榮聽方籍當世。君子如鄒爾瞻諸君。皆言足下之賢。僕向者慮足下樂淡靜而惡喧卑。嗜文雅而厭簿領。未爲知足下也。來書謂卽心卽聖。大都畫餅語。誠然。僕往者用力於操持防檢。不勝勞苦。乍聞此語。如出籠之雀。竟亦未能有得。總之言下大悟。遂能勤修。卽非畫餅語。孔子所謂一言興邦者也。知而不行。徒爲戲論。此陽明之門多無賴也。難言哉。足下所謂直是開口不得。非獨開口難。聽言亦難。惟不言而行爲可耳。願與足下努力而已。

答張生楨

承諭以久不得志。有鬱鬱之意。恐不可爾。吾人須是自信可爲聖賢。無論卿相。然後神氣長王。光采長新。

杜子美詩云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夫拾橡栗者子美也此狙公此山谷皆有光輝子美故不爲苦卿相須此輩作直是有時見得如此胸襟多少磊落學問亦自勝進也

答胡思柏

曩者竝游都門幸聆玉聲仰見門下方格眞淳居然君子私心悅服承教以墮落爲慮益信門下之好修也夫進止在我我不墮落誰能使之辱惓惓之雅肅此奉謝宄次不備

答楊道行

星聞足下賢豪人也及知足下之以星爲人久矣日者同游京輦之下星沈於簿領未能伏膺請益無何而足下以休沐歸然中心固嚮往之詆訾之者以爲私好遂同罷官此亦非偶而已也乃足下以累星爲負夫點辱身名而後謂之累今以星之不肖因足下得保持善類之名亦厚幸矣區區一官何足道哉至足下所以不免之故則來書盡之矣星愚人也向者每以天下人之心不甚相遠自管大計乃知不啻遠耳半居未嘗不言是非賢不肖其所愛憎則大反易中傷善類天道所忌而彼惟快目前若以無天乎云即號爲賢者往往如此且條上計事者皆曰禁私揭固也心苟有私其所欲庇謂之私揭其所欲壞謂之訪單傳之人人謂之公論形之奏牘謂之拾遺則是四者猶之宏廓憮麗名異而實一也然挾國家之大權以行之含寃者無可籲愬有腐心驚骨而已此不自量之患也夫仕宦者必爲人所喜而後可致尊通

其次亦必爲人所容。而後可免擯斥。若不能自昧是非之心。過信儒書。必欲行其所見。以求不愧屋漏。則皆一隅之說。必大戾於羣情。此擯斥之法也。身親行之。明知不免。而又不早自引退。至煩司直之白簡。則亦愚矣。此星與足下之所同蔽也。仕宦既不得行其志。又不能涉隨於時。而徒抱憤懣不平之氣。不若擯斥而歸。此一冒於垂堂。而永存乎長生者也。豈不休哉。繇斯以談。足下累星耶否耶。吾輩林游川觀。其樂只且。皆諸公之賜也。星中心快之。足下以爲戲論否。詩不云乎。愼爾優游。勉爾遁思。星見來書有不平之意。以爲不必然也。而復自多不平之詞。忽成一笑。然自此竿牘往來。勿復言時事矣。

答江念所

一別十年。老丈既鴻冥鳳舉。鄙人亦忽往忽來。聞問曠絕。山中猥承翰教。喜慰可知。恭惟直聲亮節。焜燿海宇。而久滯空谷。鄙人每爲竊歎。然自以乖穢。見擯於時。躬之不閱。何能爲役。當塗者顧畏公論。捐弃宿嫌。起門下於丹穴之中。自盛德事。來書若盤桓不進者。想大賢出處。必求至當。鄙人不敢作套語勸駕。恐廟堂必相敦趣也。

答蔡拱朋

己丑之別。忽遂五年。其歲冬。星復載病歸里。山居甚適。營道志淺。再入署中。顧亦本無固志。而久在草澤。愈益椎魯。堅守一隅之見。昧於棣華之旨。竟負清時。倉皇就廢。爲薜荔所嘲。此嵇康之達識。王良之改過。

所以度越千古也。遠辱宏奬。適重之愧耳。伏惟台臺器業瑰琦。而行之德讓。眞足戴翼其世。應龍之神。泥蟠而天飛。卽暫咏北門。安得下同小隱。違濟物之性乎。倘取道邯鄲。鑿坏之果。非所施於大雅。感激高誼。略布腹心。薄有所將。以明永好。

答歐陽宜諸

張高郵來。具言足下直己守道。邑中甚淸。殊用爲慰。僕迂固淺激。偶當計事。自分必罷。非罷而後知之。娛親之暇。讀書飲酒。頗能自樂。非惟人不能奪。實感相成之德矣。足下之言。自是解人。巧宦非吾輩所能。惟是一念戰兢。不容少懈。從事聖學。勿以氣節自小。則僕之所孜孜也。

答沈日峯

鄙人山草之質。見偏意固。識所未及。必不能行。心所未安。必不可强。以此當事。其戾時宜而拂輿情者。必不少矣。此必敗之術也。鄙人親行之。竟負淸時。爲賢豪長者之累。其失在輕出山。更何言哉。然以門下不吐弃之。意者其得罪於名教未甚乎。省過修身。以求不愧知己。亦所以報國恩也。

答譚岳南

魏大來。得六月八日書。又宥之佳幣。知念弟甚深。弟素無涵養。謬爲任怨事。擯斥甚宜。已往有無限未盡處。不敢尤人。將來有無限當盡處。不暇尤人。此道無分朝野。兄望我出山。非所敢聞。向蒙許鈔本朝實錄

一帙見寄如何。

與王宏陽

業師張嵩巖南還。曾附短札。想徹清覽矣。昨晤舊臺長。言所聞門下撫浙之政。甚善。蓋有本之學。固自不同如此。近日鄙人以高大行之疏。致被詬罵。想門下從邸報知之矣。反求諸己。莫非教也。郭少叅之任之便。肅此附候。少叅與生同郡。儒雅有識。省中之賢者。以論經略外補。幸門下引重之。

答顧沖菴

星不肖。竊不自量。欲致身於賢豪之間。故於世之賢豪。皆骨肉視之。往與貞父恒叔共事汝南。時時命酒酣暢。而貞父談及當世之士。必曰益卿承父。星與恒叔信貞父。不以萬人易也。是以明公在漁陽。星即通不肖之姓名。入都門。即叩門伏謁。簡懶之人。未嘗以此施之他貴人也。至所覆臺中疏。則以今之攻人者。不勝不止。星恐國家失長城之用。患罔攸豸。故佯與之以勝。而詭示之以必不可勝。乃始嘆然。雖然。非恃明公骨肉之誼。則亦何敢如此。以明公之見高一世。獨觀昭曠。固知其不我疑也。乃明公復慮不肖有觖望之疑耶。當今邊事可虞。此聖人頭如蓬葆之秋。明公又將渡遼征倭。尚復緘書千里之外。蔵事論心。非道義骨肉。詎至此哉。星業已爲邯鄲酒徒。無可以酬知己者。惟日與諸酒人頌說高義。伏俟丹青之烈耳。密雲王觀察者。星之石交。忠赤清方。沈毅警徹。可肩鴻鉅。幸明公薦拔之。其所建豎。必有足稱。對使占復。

語不克宣。惟有悵慕。

答魏見泉

園居閑寂。不聞丈之所以撫晉者。然丈正而不迂。必有益於地方無疑。立異自不可。心之所不能同。何可自欺。以不自欺爲主。則無同異矣。何如鄭君素爲懽友。一旦張弧。想以高大行爲弟門生。疑有指授。此自人情之常。無論其他。安邑四年知縣。歸止三扛。而曰貪官。以小兒之外父。而曰駕言於親。不有鄭楊。誰爲笑柄。霖寰上相國書。想已見之。南濱兩相會言。晰川不理於口。因而彈之。弟意此君恐是性氣所招。尙在可已也。

答劉晉川中丞

自聞明台入乘朝車。引綱維。任大節。則私竊爲世道慶幸。然以山渚之分。不敢通姓名。抒情愫於左右。乃辱垂問。宏奬逾溢。若非惟以其賓萌也者。是主臣。星愚陋人也。慕古詘於蹇脆。趨時苦於瓠堅。所謂童牛角馬已耳。而自知不審。屑屑出山。率草野之性。據枯竹之談。而用之當官。譬如夜行。不前其手。自必踣之術也。何足道哉。明農學圃。甘爲小人矣。不敢復言時事。無可以副虛懷者。無已。則仍以枯竹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陽消則陰長也。爲國者用君子以扶陽。君子練陽氣以勝陰。則三光永明。天宗降福。野人亦遂其嬉游矣。是在明台哉。

答馮元靖

時事眞可虞。山林之人。惟以酒自放耳。所云者不意遂如此。大抵天下將治。非有極力以挽之不治。天下將亂。非有極力以壞之不亂。此皆天也。人爲之役耳。承諭三原事。便中當與文老言之。文老爲人所側目。想亦計日圖歸矣。足下循績已成。飛騰非遠。惟甯心俟之。不宜厭薄自苦也。九日嘉辰。家君方約二三知心。賞菊東園。而珍惠遠至。助成盛筵。何樂如之。

答孫文融

先大母承賜奠兼之損書以唁家君。悲感可量。以門下匡輔之器。自謂鄉黨自好。何其謹也。然今之人自好者殊少。彼其身之不好。安能爲國。東封之議。自有任其無咎者。門下之事。惟在選將練兵。使可戰守耳。越海而戰。恐未易言也。何如。

與賈洛濱

往者台臺繡斧行趙魏間。風裁所被。吏逡民闔。迄今賴之。星其時新得罪於朝。就里人之次譽之爲尤。乃台臺首置薦賢之書。獎飾太過。非所敢當。非所敢望。然知己之感。何能不懷。屏居遠跡。莫能走一介於左右。抒其款款之愚。固以明台臺之至公。奈疏節何。知台臺能俯亮耳。伏惟台臺直道勁節。恥於偶俗。以言以事。皆可報國。汲長孺願爲中郎。未足比於達觀也。星揣拙安命。結宇東岡之陂。閉關而坐。饑食渴飲。以

此報知己耳。風便略布肝鬲。伏惟台察。

答汪練溪

一別遂八年。赤心自在。白髮漸多。人生離合靡定。徒有情耳。惟是八年之間。世事迴殊。可勝歎息。日亦微聞足下直道誠心。不能委曲逢世。僕之拙宦。頗亦類是。然僕椎魯不足道也。夫仕將富貴是爲耶。不合於人。不過去富貴。安往而不得貧賤。若將救蒼生之命。則必安其位而可。安其位必合於人而可。吾赤子在念。苟非萬不可爲之事。卽宜委曲從凡。安能徒自潔而已。向足下初之官。曾以仁之說進。夫視其民如赤子。疾苦相關。勤恤之不暇。而暇顧尺寸之義乎。僕憂時念切。深有望於大賢。惟足下用孔墨之意。無與硜硜者同也。

答丁勺原

往者兄之被逮也。弟固能走一使奉候。念無益於事。徒重讎者之怒。而爲兄憂。是以不敢。得翰札。悲喜之極。不覺涕隕。吾輩以名節相砥。肝鬲相信。何待辨白。乃知誣枉。固始馬督學。吾兄想知其人。刻意修名者也。亦考不謹。此君宜考以太謹耳。嗟哉。太阿之柄。授非其人。奈之何其不爲善類殃也。吾兄慧識定力。自能齊同夷險。彼眞奄奄若泉下耳。銓曹記是誰所撰。弟未見也。便中可見寄。

答韓念橘

君子秉斗善類有慶。社稷之福也。園居者亦得安心食葵。何喜如之。庶教以明爲歉。士大夫之明。不甚相遠。惟私意難除耳。故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況夫洪流之量。以靈通行之。其益世豈微哉。則門下之謂矣。伏俟嘉譽。爲進觴之助。

答沈繼山

客歲杪秋。辱書惠之損。無何鄙人有狗馬病。不能搦管。開春乃始廢藥。以是缺然久不報。癸巳之役。自棄明時。始而甚悔。以涼薄之人。素乏學問涵養。虛憍未化。雖椎魯無它。而眞誠未能格物。乃舍雲霞之適。妄意國任。橫挑衆怒。取赤舌之焚。蓋還山而詒詒者久之。今隱心日精。覺夢無二。向者之事。因明公談及之。忽如隔世。年來爲園東岡之陂。灌蔬種樹。以隙地栽花。引泉爲渠。修周公流觴之事。餘力乃讀書。或用之引睡。非如郭劉所稱也。若明公道望素孚。有五常九德之任。卽未得盡行所志。然默所消奪。當亦不少。如白日當空。靈埸失威。何乃亦動歸與之歎耶。非鄙人所敢承也。

答白鷄澤起旦

鄙人辱門下。道誼骨肉之雅。不在聞問之疏數也。當今一二智巧之士。必欲使世之所謂君子皆不足信。而大伸小人之氣。乃託言於不徇名。其計甚毒。若天祚國家。則必不令其得行也。凡謗業師者自無所損。第可爲世道歎惜耳。婦口可畏。願言自愛。

答王太初

向者明公有文園之恙。想平愈耶。固始馬督學。大計遂至削籍。此君苦節自堅。一介不取。其名根太重。疾惡太嚴。未可謂中庸耳。然豈可謂非賢豪哉。乃竟不免。此其謗與。自同邑之貪人。一二讎者證之。飛語喧傳。當俎者安得不信。嗟乎冤哉冤哉。聞明公與沈司空欲上疏救之而不果。則固已洞知其冤矣。鄙人之言爲贅。顧不能自已耳。山澤之癯。無能爲也。惟明公始終爲明白之續。結脈而噓枯朽。惟明公是賴。此天下君子所繫。願明公留神。